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八年盡
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災誤

何以書疏通義云据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疏通義云宋火以

曷爲以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

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

若曰無天下云爾疏與僖十四年曹沙鹿崩成五年曹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鳴鳩

篇文荀子君子篤揚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臣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

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爲眾
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
本天譔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
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
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
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
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
子釁子暹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
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大戒若曰不救周
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與何義皆大同
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
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
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
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信二十五年

故鄆國齊乘在
沂州北十五里

六月邾婁人入鄆疏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

左傳秦晉伐郟過析隈卽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嵩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卽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之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弑父不忍日此

日者加弑爾非實弑也疏注蔡世至弑也○卽襄三十年夏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爲實弑此爲加弑故與彼異加弑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弑父亦實弑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買弑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弑而日知其不弑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實非三弑言書曰弑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弑也又引釋例云實非三

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濟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弑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爾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午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

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

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疏注季氏至之應也往前豹羯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屬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信大同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弑賊不成

于弑也疏

經傳釋詞云于猶爲也詩邶風定之方中云作于

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此

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爲弑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弑

父也紫露玉林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

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

也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亦不得

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

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買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

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春秋論也

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論也

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播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

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

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共得應知其問之

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

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此

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

言物莫無類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

猶子之宜爲父書葬也子不書葬放加之賦父臣不討賊故

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
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
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爲加弑也然盾非
止可此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子
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曷爲不成于弑注據將而誅之疏注
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弑曷爲不成于弑注據將而誅之疏注
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止進藥而
焉將猶加誅此明書弑君爲不成于弑故難之止進藥而
藥殺也注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疏注時悼至而
悼公癯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止進藥而藥殺則曷
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
爲加弑焉爾注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墨子非攻篇
和台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
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
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
以賊之此正春秋實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
臣先嘗之此正春秋實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
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注

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
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
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禮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
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
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

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

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疏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

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

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顏色

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加愈按所謂先

意承志是也俞氏越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

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

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

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

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然爲疾除貌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
說解也後漢書魏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
昭二十傳相從爲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醒注愈猶
差也禮記三年問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差言病

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節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虞氏亮吉左傳詰引服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

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注

失其至之宜。通義云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

失其寒溫補瀉之宜。注聽治止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

止也。注聽治止罪。疏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

注聽平治也。荀子王霸篇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

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

馳哭泣歎飢粥噓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

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賁之新序七云許悼公

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

義之子政習穀梁故也。義之即下書葬故也。通義云張伶曰

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

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

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

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止意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疏注原

赦之○隱元年傳注
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
明止但得免

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疏錢氏大昕謂研

臣蔡般之弑子不于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

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禁之君不書葬而

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

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非實弑也蔡景公亦

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弑而代之者般買弑而代之者非止

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云云既

而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矣

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

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以死是以一朝之

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愼其始

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為之諱殺喜

時不欲負弒有篡名春秋為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

責而責之者猶附於藥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

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

之誤疾不可為也設有不肖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

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為也

是尚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

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奔晉

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責哀慕咎悔以殞其身者必特書
彼文遂疑止喪歿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其心必
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無罪苟以
以加弑爲過苟以加弑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經義日
殺父爲無罪即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
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內爭言相闕丙以佩刀刺
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
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闕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
救之非所以欲誅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
卒君子固心救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蓋彼以甲
子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諝傳
春秋之義原心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
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
○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
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之文此後不見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緯古音在脂部斯音古韻在之部之脂音近故多通也經云
許世子止明斯非世子斯立春秋不見立人之文明無惡辭
正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
直立而斯篡之春秋應作篡文如隱四年衛桓見弑嗣子宜
立而宣篡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
爲奔首穀梁以爲自責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疏穀梁鄭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

文邑部無鄆字玉篇始加邑作鄆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鄆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杜云鄆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鄆邑名在魯鄆大事表云寔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饗城曹之鄆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

北縣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

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

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

起說云注据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爲自按紹熙本

亦作自當据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自者也云與

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

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而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畔也注時會盜鄆以奔宋疏

注會盜至奔宋○蓋與邾婁庶其以漆闔丘奔魯莒庶
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畔則

曷爲不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注叛

○校勘記云剛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木及此本疏標起說皆
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鄂此誤按紹熙本作以鄂期作其

當据正言若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闔丘
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鄂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

以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左傳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
難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標从犬示聲讀又若銀款从犬

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旂斯猗皆斤聲輝軍聲春秋爲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鄂

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疏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鄂

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鄂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
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爲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乎公子喜時注据喜時不書疏毛木子誤羊○注据喜

酉羈叔胙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卽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
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胙卒是也今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

矣故難之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

未知公子喜時從與

注喜時曹伯廬弟疏

○舊疏云賈服以

為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

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負芻為兄子臧為弟以左

傳季札語推之似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注負

時庶兄○鄂本庶作從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

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

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注古者至不虞

說文校勘記闕監毛本與作輿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輿眾

也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云絮纒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

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大子從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

其在軍則守于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

公禰行主此謂庶子從行者或時大子有故與蓋亦其次宜

為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

以禱從注親身棺曰禰絮者說文絮纒也一曰敝絮也說文

作絮舊疏云絮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

○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

公羊義疏六十四

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
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爲
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爲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
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執其世子而自立故
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爲君喜
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也宣公與
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
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爲宣公
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歧焉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
退疏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
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立之子臧曰
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
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
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
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
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
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
庶子皆本左氏爲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
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
爲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逡巡者爾雅釋言逡退也後漢書

晚對傳注逡巡不進也亦作逡遁鄭固碑逡遁退
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 賢公子喜

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

注不遷怒也疏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
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

冬也豎鐵論周秦篇問惡惡止其人善善及子孫疏漢書丙
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善善及子孫疏吉傳蓋

聞發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
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

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勢興滅
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

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
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

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注君
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

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郭爲

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

相除裁足通益爾疏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
有殊禮卽此爲諱之屬也○注君子至

之板○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為後患春秋為賢者諱
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
義以為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
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
無行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
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
之教以讓為首君與讓則息兵臣與讓則息貪庶人與讓則
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經稱讓國者五叔術
前矣曰夷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於忠難春秋
沒其事并投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即皆有讓
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弑之禍
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
新序七云子臧讓于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按褒其後即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
至濫爾○下三十一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
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
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鄆出奔宋
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明王起與滅國
繼絕世當還其國不惟通鄆邑為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
功僅除其妻媵之罪故次於
喜時裁足通濫以為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

釋文輒左氏作繫殺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繫左氏作繫又云輒本亦作

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輒絆足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又出繫云馬或从系執聲則輒當作輒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繫者馬之或體公羊殺梁作輒者馬之同聲假借字也尚書大傳禹其跳湯其扁跳者跣也鄭注其發聲也跣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

殺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

据立嫡以長疏

据立嫡以長○即隱元年傳立嫡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是也

注惡疾謂瘡聾盲癘禿跛偃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

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今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

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親之所

以正名也疏

殺梁傳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

莖楚謂之兩齋謂之輒彼釋文莖音其劉兆云莖連併也輒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

也經義雜記云某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風當从宋刻注

疏本作躡從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

度集韻躡須切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

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

俱作躡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

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為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亦如之

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

廢者以其不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

何疾爾惡疾也○注惡疾至屬也○通義云注廣言諸

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注惡疾不立者為其不可奉宗廟也

春秋記事皆為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

所以起其間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

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病者說文疒部瘖

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瘖病也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

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

謂不得言語也晉語瘖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

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

下闇下闇則上聾是也亦作暗墨子親士云近臣則暗遠臣

則唯是也聾者名賢尊師云其間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

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龍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為聾直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聞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注盲無所見也又盡數云處目則為矇為盲注盲無見曰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自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癘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癘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癘注癘疫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經風論云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即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病也注病者邪亂之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麥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木所多禿無髮沐禿也又釋髮也說文禿者無髮也從人上象禿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楛豆注齊人謂無髮為禿禿又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髮注禿者無髮問疾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能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日足排之讀若彼禮記王制云瘖聾跛躄疏跛躄謂足不能行問喪云

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文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
作事偏者廣雅釋言云僂僂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僂伸而好
升高也注僂僂也又釋詁云僂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僂僂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僂
注僂謂僂僂身躄曲也呂覽明理云盲僂僂疾也荀子王制云
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僂與僂人注僂脊疾也荀子王制云
是僂巫跛擊之事也注僂巫說文人部僂僂也僂也周公轅
巫祝之事故曰僂巫跛擊之事也注僂巫說文人部僂僂也
僂或言背僂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僂注僂曲背也因謂恭敬
爲僂僂謂其俯身鞠躬有似曲脊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
而僂再命而叟史記注引服虔云僂僂俯皆恭敬之貌也是
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曰衛侯衛侯累也注凱曰諸
侯尊弟兄不得以弱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
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亦本何
氏爲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
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
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
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
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
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
叔聃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字兄賢况叔聃不仕其朝不
食其祿方在逸民之科無爲嫌也輒本有爲君之道徒以廢

疾不立尊卑難明
故特書之以張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

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

疏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解之奔例

時者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訪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爲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疆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彌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疏左氏穀梁畔作叛叛畔同音叛正字

畔段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
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

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樂世心自曹人于蕭不言宋南里者

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注因諸至喻也○

人之地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

亦作放舊疏云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固國齊曰因諸是

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

囚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

氏居廬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

月宋公肉袒執轡委服告病乃爲郤四十里而舍于廬門之

闕則廬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

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

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

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陸牢自同出繫

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

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

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卽此

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附固爲比按周禮司寇責之屬土而

施職事焉以圖土中不必皆死囚故司關職掌收罷民有
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
宋南里蓋卽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致
之者亂民爲逆多劫獄囚華向等人南里事亦類此拘繫刑
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据之以時豈肯伏處陞牢自同出繫所
見未免拘矣若僅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
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鄭有東里故有
南里不必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徒流之比故不
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徒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
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圖士者殺注出謂
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曰因諸無宋曰南
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
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
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
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卽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
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
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
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
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
入于南里以時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

是後周有篡禍疏

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

明年五行志下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
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驥君臣不說之象
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欽以爲五月二日
魯趙分臧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
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
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痊卒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

羊作座與今本殊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痊方音支歌二部
通轉之誤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或培或墮培
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按輒从耳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注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

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

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
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
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注
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
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
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

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應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

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疏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即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

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即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慎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

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爲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

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姦音同大蒐作大瘦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包氏慎言云四月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

注謂王猛之事。○卽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

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

出居于鄭不言亂疏

注据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

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据以難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

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

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主以責諸侯也傳不

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故重主可知也不爲天子

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

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

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

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

周室之微弱當据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

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

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

謂子猛于朝皆非正適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

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

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

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

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

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言不及外，卽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爲邪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爲諱者，爲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頹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流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書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緇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

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卽古黃

水京相璠曰：嘗城北三里，有黃亭，卽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湍水。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湍。杜預

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
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

疏

注據未至稱子○

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

當國也

注

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

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爲重者時猛尙幼以二

子爲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

權等疏

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

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

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王猛所

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

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

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

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

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

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

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

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

宋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
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于
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為
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為國矣按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
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
成爲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
猛居于皇則其富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
勘記云鄂本闕木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
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
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
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
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弔王
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
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
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
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善
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以者
本不富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以者無
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
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
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益國本未立人心

初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
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
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
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權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杜云王城

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二十六年傳成

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鄆

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

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

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瀉水東溘水西惟洛食是

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

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

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雀

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

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蓋據本初而言故言東周然謂公羊

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

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

益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
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
皇青運解讀編 公羊義疏六十四 七

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
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邪方十里
南望雒水北至邾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
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崗也周大
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
之東周被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
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
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
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
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
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
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繼王
時東西周分治王根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
勘記云鄂本同陶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
月下疏引作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
自號西周王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
爲正居故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
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
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寡辭言人起其事
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

測輕重也疏

注故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爲篡辭此書

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子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

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矣本句當立故猛爲篡徒彥

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

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

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爲正居也○注不月

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

疏云春秋大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

禍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

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

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据子卒不言名外未

踰年君不當卒疏注据子卒不言名○即文十八年冬十月

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

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

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不與當也不與當

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

公羊義疏六十四

三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秋篡成者皆與

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

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

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從

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

例疏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

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

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

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闕監毛

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

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召書卒又外未踰

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

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

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

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

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人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

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爲篡故也通義
六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常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
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攝之曰王子猛立而猶
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曰者至君例○舊
疏云篡旣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
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
者僖九年注獄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
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
解彼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闕郊犯天子邑疏包氏

慎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据麻爲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二
月朔卽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
癸酉爲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麻以爲十
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
欽以爲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
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
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
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蓋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
○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五年志下之二十二
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天子之象

公羊義疏六十四

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三年
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

左氏穀
梁作姒

癸丑叔鞅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有
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

天子開川有大夫主之曷爲不繫于

周不與伐天子也注

與侵柳同義疏

注與侵柳同義○卽宣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

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開田也有大夫守之晉

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

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
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

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眾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柄繫也且經文在叔鞮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月者比於附父仇賁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

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眾見篡疏注不日至

秋之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於卒注

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

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

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

○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

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

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政

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爲楚所殺上

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

夫眾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

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爲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

無立入之文朱無文貶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
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猶見讖而已故何氏云
不共悲哀舉錯
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

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也又云春
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
以為重鎮時為沈尹者莊王之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
更以封孫叔敖為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為河南光州固始
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為蔡所滅後入楚為平輿邑
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南郡平輿縣故沈子
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故沈子
函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
為潁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為
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
滅胡以胡于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
又決水篇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
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
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
皇青聖解對局公羊義疏六十五

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難父按冀州字

誤據左傳則此胡子髡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

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郃得互段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音

樂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樂逞奔齊

齊世家莊公三年晉樂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

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板勘記

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

同故於此獲陳夏鬻疏說文百部類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

下無文獲陳夏鬻疏陳夏鬻之鬻左疏引世本鬻是徵舒

孫曾

此偏戰也揚為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据甲戌齊國書及吳戰

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

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据甲至言敗○

卽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

艾陵齊師敗績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

獲齊國書是也

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疏注序上至

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

注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戰序上言及者為主蓋為幽之

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為主言及也

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

績傳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

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為主言及是

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

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宋為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

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為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

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為

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

為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

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又觀

德云雅父之戰吳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注據齊國書主

不得與中國為禮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注據齊國書主

吳疏注據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書齊國書及吳故

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

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難

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

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區出師者賤

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疏注王室至

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

教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

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為夷

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

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

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

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逵之戰譏宋襄故書

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難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

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

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

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難父則嫌師文獨其言滅獲何

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言滅獲何

注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

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注據蔡至言

殺○卽定十

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
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又獲至無別○倍十五年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蓋臣君
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
君大夫無別解別君臣也疏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石死
傳其言獲何也別君臣也疏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石死
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君死于位曰滅
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風載馳序衛懿公為狄人
疏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邶風載馳序衛懿公為狄人
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奔國
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
莒狄滅溫于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
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即昭二七年傳胡于髡沈
于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成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
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
社生得曰獲疏即倍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
稷生得曰獲疏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侍而取之曰獲楚辭
哀時命云禪管嬰而任滅獲兮注獲為人所係得也是獲多
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
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囚俘皆是也倍十五年大夫生死皆曰
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卽此

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宜二年獲宋華元是也

倍元年左傳獲莒擊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

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爲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眾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

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

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注据荆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注据荆至言獲○見莊十年彼

之獲中 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國也 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白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

嫌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爲文明本死位乃敗之兩名者從

赴辭也疏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

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荆獲獻舞此書獲陳

夏鬻故爲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大于獲君皆正不得

也○注髡櫓至顯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鄆子之徒皆獲戕
之文在上今髡櫓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
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爲人所殺然故曰使若
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上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
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櫓書滅者君死於位
爲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獲先至之論○校勘記
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
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爲文先
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
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
辭者正以髡櫓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道寡君某甲
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
而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
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
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
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
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
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髡櫓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
褒貶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
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
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
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留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

疏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

周乃邊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長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卽信二十九

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

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

注据天王○卽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

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邦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櫛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者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持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卽位禮故卽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

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穀梁

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

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

○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

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

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與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此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雅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入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眾違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食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

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

竟吳敗六國季氏遂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口至三食地爲

再動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

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
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
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卽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卽上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
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揚州是也吳光弑徐下二十七年吳
弑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
日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有二月
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
爲再動則此及土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五行志下
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
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
其君僚宋五大夫晉
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

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憤

齋戰疾疏

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為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晉託

疾而復也

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忍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

耳君子何恥而稱公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

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

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沒夷而無懼揚之心

體然輕詐安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

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

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入年死乃得歸身此子危困之至也君

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也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

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

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隨木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

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吳為齊誅亂臣魯得其威滅郟先

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

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自即位常如晉

事不可恃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即位常如晉

不得入二年十二存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

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為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

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

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猶可也決前

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決前

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
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
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
本閩監毛本齋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
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

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

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媧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

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

者淫常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
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
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而不言且宣元年春公子
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齊傳說遂以夫人
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
姜至自齊日遂何不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
日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
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
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
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行
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
並作媾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媾至自晉尊晉也杜注
貶媾族所以尊晉無叔孫二字大夫執則致致則晉由上致之也
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
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
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
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濟舍要季氏
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
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美惡之小惡亦就其惡之
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
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
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臆爲之說爲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其君

僚又滅徐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未朔据麻爲二日先藉

孝孫甲于元麻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

府與二日縱類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

歆以爲二日賦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

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

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三十五年吳滅巢見下

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

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二十四年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

季氏所逐劍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閏天戎七見人

君猶不寐後楚殺戎蠻于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

君山奔吳滅巢公子光殺子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

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

曰早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早乎陽不克莫將

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

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

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

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

台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九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覆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

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注先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

明公如晉仲孫覆卒並見上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

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

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飲以爲左氏傳

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邾邾師獲其三大夫邾

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婞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

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

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

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

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

也左傳釋文釐作釐云木又作幾

冬吳滅巢疏淮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

之路吳爭七十餘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南之藩籬盡撤

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置大江於

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

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

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
求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三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五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音參校

十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五
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疏

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買注者作

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鶴鴒來巢疏

釋文鶴音權左氏作鸚音劬按穀梁亦作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鸚鴒不

踰濟釋文本作鸚鴒此疏亦引冬官鸚鴒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被疏云左氏傳作鸚鴒公羊傳作鸚鴒此經注皆

作鸚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鸚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鸚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欲穀梁音義

稀康音權本又作鸚公羊傳作鸚音權鴒音欲穀梁音義

公羊義疏六十六

作鷓周禮音義作鷓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鷓左傳
 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鷓鴣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鷓鴣猶鷓鴣欲宜穴
 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鷓鴣猶鷓鴣欲
 則鷓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
 作鷓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
 稽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鷓者非古本
 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鷓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
 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鷓之本疏矣按
 作鷓者今文也作鷓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鷓
 鷓鴣也从鳥句聲又鷓鴣鴣也從鳥谷聲古者鷓鴣不踰沛
 玉篇鷓其愚切鷓鴣也鷓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鷓鴣又
 作鷓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
 羊傳作鷓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鷓鴣注
 鷓鴣也傳曰鷓鴣來巢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
 作鷓音權不一本作為鷓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
 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舊疏引通斗欄云有鷓鴣來巢于榆此經

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鷓鴣不
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鷓鴣來

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按類
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

巢也注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鶴鶴猶權

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

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爲鶴鴝夷狄之鳥穴居今來

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鶴鴝來巢書所

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

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鶴鴝本濟西穴居今乃

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鶴鴝鳥也春

秋昭二十五年有鶴鴝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

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

御覽引稽命徵云鶴鴝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鶴

鴝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爲夷

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鶴鴝至非中國之禽穀

梁傳一有一亡日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鶴鴝穴者而曰巢

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爲公羊穀

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

中陵爲陵中中原爲原中皆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
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
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鶴鴝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
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鶴鴝夷狄之鳥
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
取然何氏並無以鶴鴝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
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
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鶴鴝乃
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
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
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鶴鴝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
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聽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莖有莖不
言來者氣所生所謂肯也鶴鴝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鶴
鴝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
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鶴鴝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
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
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
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叢梁
注引劉向日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
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鶴鴝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
故鶴鴝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扈左傳載師己語曰文武之世
童謠有之鶴之鴝之公出扈之鶴鴝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鶴鶴跌跌公在乾侯徵襄與孺鶴鶴之巢遠哉遙遙闕父
喪勞宋父以孺鶴鶴鶴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
首句亦以出辱韻鶴鶴因以出辱解鶴鶴也惟
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

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

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

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

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

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楚莊

王篇是故逐季氏而日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

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早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

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
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不可昭公遂伐

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敞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
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据正舊疏
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
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
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雩矣既無一
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
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
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
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
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
辛酉卽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
校勘記出去臣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
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
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曰辰
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若籛氏以方書十日
之號才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
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幹也月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
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
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月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
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諷日不諷辰詩曰吉
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
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

蓋惟零不書月日再零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汙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

舍止疏

釋文揚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闕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揚州包

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

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

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

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

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爲

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

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

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

加錄內也

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子野井疏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

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人唁我襄廿三

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六

四

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

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疏

言至

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言從昭公之辭者卽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

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上下也

稱公室疏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卽左傳之子家駒上也杜云子家駒莊公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爲無道者謂無日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問于兩社爲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爲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建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

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卽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吾欲

弑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弑疏。注昭

公至言弑。○隱四年傳與弑公也。注弑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疏。按勘記云

本同考工記。鬻績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

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

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

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

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

上有黃其象。方天時變。牛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

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

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

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

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

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

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
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
司農云天時變謂盡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也
惠氏棟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
坤卽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卽皋陶謨子欲觀古人之象無
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
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
月而外竝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
元地黃故云盡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卽天地古
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
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
釐王廟也景公曰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君之與
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
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
嚴頭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貢禹劉向
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
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
增日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
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
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
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若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饗禮也是也又云室門而旅

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作言僭所由益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正

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

久矣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

侯內闕一觀疏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

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

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闕

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

釋之于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

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

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

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

記禮運云出辟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

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

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

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
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關者
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
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
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又名象魏以其
懸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熊氏曰
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朝於明
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
侯非無闕魯惜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
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
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
章不可亾去祖廟尙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据視朝於
廟自以諸侯受明藏之太廟故視朝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
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
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
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
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
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家魏使人

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
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
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諭譽於人詩疏引孫
炎爾雅注謂章縣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魏闕注門闕崇
高魏巍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魏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
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
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
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節門別尊卑
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
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
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闕竦竦以
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
門樹亦闕冊府元龜言闕闕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乘大
號烏頭梁卽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乘大

路注

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注禮天至

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道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
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
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
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
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
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尙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

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屬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卽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芣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鞿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巾車考之孤乘夏車檣檣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當亦然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編注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爲飾耳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注干楯至飾楯也明堂位云朱干注謂之干或謂之厥小爾雅廣器干楯盾也說文戈部戟盾也又云楯盾也則干者戟之借周書王會篇較楯利劍爲楯

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戩是也又作

撥史記孔子世家子儀劔撥索隱撥謂大盾又作咬蘇秦列

傳草映咬茵索隱咬與版同皆干別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

名也郊特牲說諸侯饋禮亦有朱干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

斧疏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

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斧也說文成

部戚戍也釋名釋兵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小

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卽戍字故說文又云戍斧也引司馬

法曰夏執元戍殷執白戍周左杖黃戍右秉白旄說文斤部

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箱軍用篇大柯

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沐天斧重八

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

戚者蓋以玉飾柄與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

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
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
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
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柷籥南夷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疏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

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

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

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喪大

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

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

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

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所以防奢淫

乃更制作焉又云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

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

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

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存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

營治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各攻位於其

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

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

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

○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

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

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破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

三終正定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以崇禹主鬯爲夏歌也漢書
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
深入教化爲民卽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
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
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成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
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
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
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
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
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
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爲調升歌者常以
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也宗廟以大
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
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
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
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
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
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也惟周禮分別以祭以享以祀大濩
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
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
樂未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

風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
法覆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
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
本與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
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廣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
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
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
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
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
明德澤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
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
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日昧○舊疏以爲
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雜其株也南者
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湯消盡
蔽其光景昧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
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傑侏兜
離台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周禮鞀鞀氏注云東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
東韎兩節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爲鈞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
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
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
天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郊

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侏
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明堂位
疏引白虎通作朝離侏侏通與朝爲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
文及諸本皆作侏離蜀大字本作邾誤南夷樂曰任者明堂
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
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占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
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
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
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昧
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諸書或作昧或
作侏
皆通八佾以舞大武疏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
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
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
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
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卽八佾行綴與此皆天子之禮
也疏郊特牲連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
禮也宮懸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
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

大夏之徒謂之爲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
周公白牡魯公駢牝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
王周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
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
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
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注

繫馬曰維繫牛曰婁

疏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

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騶箋婁斂也斂
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
牛皆謂繫之牢廐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
謂聚之於廐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己者也注委食己者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己音

者當作己○注委食己者○廣雅釋詁餽食也漢書陳餘傳
如以肉餽虎注餽餽也委蓋餽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
則委之以室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卽說文之餽字食部
臥糧也从人食素問至真要大論以甘緩之注臥已曰食他
曰臥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臥飽也謂以食與人曰臥
又引聲類云臥哺也方言十二牧臥也注牧臥謂放臥牛馬
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臥牛釋文引字林而柔馬注柔廐疏
臥糧也又作飼是飼人詞畜皆可云臥也

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人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
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
鬲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類於陵已者不待維繫而始然
然則維婁二字爲於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爲句維婁
委已者也而柔馬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屬字也小雅角弓篇
式居嬰驕上肅注婁數也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
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
也云屢餒已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
眾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餒已者而順焉亦猶季氏
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
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已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
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
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眾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眾之心久
焉是也

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已者疏

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

順於委已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
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
之云亾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
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爲也舍民教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

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又曰子家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眾心民順從之事也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

君命固爲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駟上說正法下引時

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疏經義述聞云多字

曰多韻爲祗祗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

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惡辱焉是也祗多

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祗見疏焉正義祗作多服虔本

作祗解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

多遺秦禽言祗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祗取

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土言不足害吳而

祗足傷魯之國土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祗

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

出同爲季氏川云監毛本同閩木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爲

季氏川與儀禮通解續正台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

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駟子家駟曰季氏之得眾三家

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固知其必反見遂

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名即謂上文宋千

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雜糞是也按論語子路

論其身正不命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

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反爲季氏所逐疏校勘記云唐

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弑之者有之與石

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

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囚弗許于家羈曰君其許

之政自之出久矣爲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

不可蓄也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

馬饒房言於其眾曰我家臣也不敢却國帥徒以往晉西北

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

遂奔舊疏云終弑之者謂陳兵欲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

所逐也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

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

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懼口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
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羈
言致敗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
故也 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紼疏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
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靡風載馳。云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卽失國也。國策：秦果亡趙，自危。高注：亡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邠季敬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亡。呂覽：番已云齊湣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而禮統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弔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命陵禽引伸之。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恩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爲弔死，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扶紼曰挽。○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挽，引柩也。廣雅：廣詁，挽，引也。說文：車部，挽，引之也。挽，與挽，挽，通。爲其川手，故作挽爲其引車，故作挽爲其執紼，則作挽，弔所執紼，謂執紼而弔如後世之挽歌也。古今注：蓬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爲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曰柰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謂亡

人○詩大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子

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也故

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

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爲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

人之子輒在亡人謂不佞注不善疏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

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失守魯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謙

自至及君○釋文作嘽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

之嘽嘽一嘽而四益謙嘽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

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

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

所尊再拜類注類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矣○釋文見

言而稽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

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類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

無谷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類叩謁故謂之稽顙
或謂之類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
禮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
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
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
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
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
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類於齊侯以失國正
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爲請罪之辭矣按禮弓云拜而後稽
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
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
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
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
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
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
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
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
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此云再拜類
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
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類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
引頭至地即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
頓首也昭公盂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檀弓之稽顙與慶

子家駒

注慶賀疏

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曰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

矣字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以鉄鎖賜之

以死

注鉄鎖要斬之罪卽所錫之以死

疏注鉄鎖至以死○校勘記出卽所錫

之以死云郢大字本閔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

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鉄鎖爲要

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

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執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樞

也郭注三蒼云質莖樞也又范曄傳何當橫質要傳斧鉞秋

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

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

用刀以劑之鋸以斧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

棄市同也鉄鎖者劉氏玉麈贊齋遺稿云爾雅樞謂之據按

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樞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

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樞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樞也圍人云射

則充樞質賈疏圍人所習者莖取樞莖漢時掌畜官職斬

莖是已史記范曄傳注樞莖質此資斬莖之樞也昭九年穀

梁傳以葛覆質一角禁毛傳裘纒質以爲禁范注質樞也禁

門中築釋文築門櫪也此充門櫪之櫪也公羊傳執鐵鎖素
萊范雖曰臣之胃不足當榘鎖鮑注鎖鐵鎖玉篇鎖鐵鎖砧
砧與榘同此榘以鐵爲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
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此榘以石爲之者也爾雅釋文榘本或
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擱高砧響發擣衣砧
也古詩葉砧今何在擣草砧也砧又作榘集韻擣石榘又
爲擣檣或作碩說文柱下石此榘以石爲之而各異其用者
也榘之質或爲石或爲金或爲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
統名曰榘而已惟爾雅孫炎注榘斲材質郭注斲木質義並
本詩方斲是度毛傳度斲也鄭箋榘謂之度又云正斲于度
上是以榘當度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斲榘柄不宜言斲故
易傳然亦未嘗中言名度之義按書敘攘孺度疏引釋詁度
固也詩有度秉鉞左傳度劉我邊陲註訓固亦訓殺度之本
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榘也漢書項籍傳身伏
斧質注質謂榘也集韻榘或作榘是榘卽榘也夫斲木之具
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榘木跌也跌爲下基必
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榘質也如榘質之親刑殺然故
義亦得爲固爲殺而名曰度又釋文榘張林反音讀如砧詩
疏質榘也先儒以質訓榘者質榘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榘質
多連又周禮榘質杜子春讀榘爲齊人鉄榘之榘鉄鍵猶鉄
鎖又卽斧質是榘行質音矣蓋鉄所以再拜頌注謝爲齊侯
斬鎖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所慶高子執單食注單葦器也圓曰單方曰筭食卽下所致

稷也疏注單葦至曰筭○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劔苞苴單筭

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單食注單筭也禮士冠禮飾實

于單注單筭也蓋對文異散則通說文竹部單筭也漢律會

章小筭也傳曰單食壺漿多以竹爲之或亦有編葦爲之者

後漢東平王著傳注單竹器也圓曰單方曰筭論語雍也一

單食皇疏單如箱篚之屬竹筭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

喪禮節于單注單葦器則以葦者也文選思元賦實蕭艾於

重筭兮注單筭並盛食器者貝曰單方曰筭方言四筭陳楚

宋魏之間或曰單或謂之箴或謂之瓢義徵殊葦者詩幽風

七月云八月萑葦傳葦爲萑葦爲葦豫奇萑葦可以爲曲按

月令說葦事云具曲植筭篚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

與四庭脯注屈曰胸申曰庭疏注屈曰胸申曰庭○校勘記

問監毛本改伸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胸脯也段氏

注許書無跽字庭卽庭也何注公羊曰屈曰胸申曰庭胸庭

就一庭析言之非謂庭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胸右末鄭

云屈申曰胸屈申猶言屈處末卽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于

薦東胸在南鄭云胸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胸曰胸在南則

胸在脯端明矣編飲酒記曰薦脯五筭橫祭於其上注引曲

公羊義疏六十六

左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橫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為一橫謂之一挺每橫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薦脯用遷五橫聘記曰薦脯五橫則吉專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薦脯皆四挺按曲禮疏胸謂中屈也屈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擊之便也曲禮鮮魚曰挺祭注挺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記言五藏故注云挺猶臠也鄉射記注古文臠為臠今文或作植胡氏承共古今文殊義臠當為橫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橫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酒記注挺橫互訓說文橫枝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臠脯如板然者或謂之挺皆取直貌焉蓋臠挺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杖之橫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為脯脩改木从肉耳蓋臠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胸挺之別鄉飲酒記五挺橫祭于其上者脯橫於人前其未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為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蔡氏禮記所謂左胸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脯乾則直雖有屈處其質則直故曰挺也士虞用四臠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為大夫士之異敬氏以為變於吉似放說是也按此亦用四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挺知放說是

方壺有爵飾疏

按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闕本同監毛本壺改壺非○注壺禮至爵飾○說文壺昆吾

鬲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本圓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席注

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戴記投壺篇壺

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斟五升壺脰脩五寸

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卽

燕禮司官尊于束櫺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

尚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

畫蓋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鬲並彼注方壺爲

卿大夫士尊十旅食者用鬲鬲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

鬲用裕若錫鬲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鬲壺無皆瓦爲之地

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工之六飲水漿體曰吾寡君聞君

涼醫地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在外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親

意疏注餽熟至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同加四點者

煇爲熟食也又云致饗餼五牢餼一牢云云上文對饗下文

有牲一牢之言故知孰內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

熟食謂之餽饗餽讀若殮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曰

熟食曰饗大東篇有饗益殮傳曰殮熟食也合言之則曰殮

是青歷解負屬公羊義疏六十六

賓周禮外賓云賓客之殮賓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
羊傳段養木就注餒熟食養熟肉餒養即殮養淮南子道
訓聲負糲遺之壺餒而加璧焉壺餒即壺殮是殮餒古字通
倒言之則曰養殮孟子滕文公糶殮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養
孰食也餒脯也從夕食脯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孰食曰
養魏風傳云孰食曰殮然則養殮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
食夕食許於養不言朝於殮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
曰朝曰養夕曰殮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殮左傳倍負
羈饋盤殮趙衰以壺殮從皆不必夕時殮言之也司儀注云
小禮曰殮大禮曰養殮享客上公殮五牢養餼九牢侯伯殮
四牢養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養餼五牢此養殮與常食不同
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謂餒為殮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餒
為熟食養為熟食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為朝食曰養夕食曰
殮亦對舉詞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養夕食曰餒是
亦讀餒為殮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問居云日就
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以就有道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
就成也故未敢致糗于從者注段補也諫不敢斥魯侯故言
就為未成敢致糗于從者注段補也○舊疏云若今之糲米矣孟子盡心章舜
從者疏之飯糗趙注糗乾糲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蒸米
麥也周禮羞芻之實糗飯粉查鄭司農云糗蒸大豆與米也
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搗粉蒸大豆為飯養之黏著以粉之耳

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稷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米豆舂爲粉以粉餌養之上故曰糗餌粉養鄭注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四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臬之而後成粉也梁誓云時乃糗糧某氏云糗補之糧孟子注糗飯乾補也左傳爲稻醴梁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鬻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鬻熬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糗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糗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糗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羹藜藿糗者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糗糗也是糗糗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糗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糗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杆水脯糗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糗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爲

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餼書費誓時乃糗糧說文引作糗糧說文云餼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糗糲也釋名釋飲食糗餼也餼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餼以愆蓋皆糗糲之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昭公曰君不念吾

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

變於前之再拜類蓋初見急遽故再

拜類此漸舒故從

吉禮再拜稽首也

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

求索疏

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斲人云衣衽不敝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

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

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

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

莖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

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采日以布四幅

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注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

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問喪扱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衽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皆有夫不善疏注猶曰至也

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爲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弔也書大誥云弗弔喪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君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

無所辱大禮疏

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闕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

下謂字衍當據以剛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觀禮場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

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擊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賡罔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餼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饗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僚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尚不為過 昭公葢祭而不嘗注白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詞足觀也

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注食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徹之序編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怠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編祭謂載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怠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王祭云侍食於先生異罔者後祭先飯注謙也此饋不為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為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飡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饋也險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

鄭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
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
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
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
先飯辯嘗脩飲而俟住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待食則正
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
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經義述聞
云上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
常禮則臣不祭故上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
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
禮邢疏極為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
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
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
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常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為
待禮

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
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
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神冕以朝天

子以祭其祖禘廟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禘土爵

弁蔽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禘

注：禘厚也。小爾雅廣言云：禘厚也。

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僖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掩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儀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橫猶辟也。以素爲衣辟是具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波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朝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朝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奧：篇：曾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魚：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如：弁：云：有：頌：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觀禮云天子衮冕負黼。異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衮：冕：春：夏：受：贊：在：朝：則：皮：弁：也。或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衮冕也。鄭

民以皮弁之衣用布放繒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裘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場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不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列特牲曰蜡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衆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左傳解詁云禮衣端正無秋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絳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縹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縹帶爵鞞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縹布冠不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鞞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鞞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蓋元冠元端元黃雜三等裳縹帶爵鞞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縹帶素裳素鞞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

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
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
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酌裳
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
通稱胡氏培鞞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
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
傳昭十二年于華夕哀十四年于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
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卽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
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
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土冠禮云主人元冠
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
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
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
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統無繁
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統亦無繁
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
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
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
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
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
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制子

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編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据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淥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鞞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鷄黨圖考云古未有絳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且諸卿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國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眾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簡聽朝事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可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

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
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緜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
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擊也所以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
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
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
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
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
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
爵弁文冠績績與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
次武弁卽以武弁伐皮弁也士喪禮商祝奠祭服注祭服爵
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
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
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
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故皮弁
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
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
皮冠以招虞人又二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
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同服云凡何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
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韋韋
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韋韋之謂注是也今
時伍伯緇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
弁以甸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期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
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韠韋
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韠
韋之附注又以韠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
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聘禮卿韋皮歸饗饋又云韋弁韠韋
之弁蓋韠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
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指皮弁之遺皮
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尙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
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
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
人職賓射在朝官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
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卽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
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
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
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
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
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
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
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
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放氏繼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
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
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

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
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鄉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之
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
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
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
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故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
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實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
言何服則戒賓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
賓非朝服則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
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
用皮弁漢去周末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
諸侯朝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
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
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
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
得名爲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
爾詩曹風蟋蟀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
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
國風曰縠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縠布也土冠禮主人
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本王
藻爲說王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

厚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播笏而朝諸侯委即委貌端
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
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
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好游箋又云夕則深衣
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
以同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
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連諸侯之禮
亦云夕深衣祭卒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
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
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
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
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
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
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
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
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
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
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
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
布則中衣亦布矣禮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
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
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

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綰黼爲領丹朱爲緣而
特性云黼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借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
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
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
素緣練則用緇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
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遂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
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
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
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
帶素釋白履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
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
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
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
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諸侯冠禮素裳白
履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履也特牲記朝服元冠緇
帶緇釋可見朝服釋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元
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履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履非也按裳
鞞履同色經例率同皮弁服用鞞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
自上至下亦皆素釋其元端履唯大夫用素鞞爾其特牲之
用鞞鞞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
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
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

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卽屨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禮君羔裘道遠道遠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擊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其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裨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親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廟鄭注裨之爲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綈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告廟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廟曾子問曰諸侯裨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講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祭宗廟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

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魯公別性或魯
公廟用鷩冕與按觀禮注又云神冕者衣禕衣而冠冕五等
諸侯衮鷩冕服不同而統名爲禕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爲
神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禕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
皆增益之衣故皆名禕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
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繡者直謂
之元冕其纁纁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衮鷩鷩
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
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纁九就皆五采注
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
則侯伯纁四就就用玉三十二子男纁五就就用玉十五纁
三采孤纁四就就用玉三十二子男纁五就就用玉十五纁
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絲其王公之玉則鄭注
又云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
旒用玉二百一十六鷩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
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
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禕執束帛
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禕冕希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
緇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
也又樂記禕冕指芴注禕冕衣禕衣而冠冕禕衣衮之屬也
與觀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衮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禕
冕者衮衣侯伯鷩子男鷩是鄭解禕冕皆以衮以下盛氏

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
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神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
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衮者卷龍衣也
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邪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
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裘鷩以
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神衣但天子官祀饗射亦隨事服之
不名爲神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神者蓋以爲此所服者
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服之乃名神者蓋以爲此所服者
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衮衣者神之上也
一語遂疑神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神冕有五
衮冕爲上猶之衮冕爲首云爾非以衮與神較謂衮冕在神
冕之上也故氏直以神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
以神冕與周官大行人與諸氏云玉藻神冕以朝鄭注神冕
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
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
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神者言
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神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神字之
義當從注訓爲卑不當如楊休訓爲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
見○注天子至祖禴○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是天子以諸侯之神冕祭其祖禴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
祭文王周公廟則裘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

皇齊經解賁篇公羊義疏六十六

註

禘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性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衮冕亦當與祭羣公概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禮論大夫裨冕士章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裨冕之一也○注卿大至祖禘○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已唯孤爾與疏少牢是夫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與疏少牢是夫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與疏少牢是夫卿祭于已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服以元冕助祭即當以爵弁家祭也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自祭當用皮弁與郊特牲及玉藻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當用皮弁與郊特牲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履證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

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
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
上服元冕既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
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
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
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
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半禮朝服元冠
緇布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
也少半禮大夫家祭其羞日請期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
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禴○禮記
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
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頌絲衣云載弁休休
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是士助祭則爵弁休
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緌給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
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
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用絲耳按雜記注弁爵
弁也是爵弁爲助祭之服其尊卑次于冕賈疏云几冕以木
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上元下絰前後有梳其爵弁制大同
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
則前後平也其說木之漢禮器制度又按弁師注士變冕而
爵弁士之爵弁爲士上服猶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
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積麻三十升布其

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木作竟象形或作
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
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
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蔽衣裳者蔽當作較冕服謂之較其
他服謂之鞞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
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
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
云鞞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
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
鞞亦作蒂詩采芣赤芾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
鞞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鞞猶大
夫以上有芾也士以鞞給配祭服故他服統謂之鞞士無冕
不得有鞞名此直以鞞言給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
鞞給配爵弁素鞞鞞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鞞給
緹鞞也士緹鞞而與衡合韋爲之上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
齊人名蒨爲鞞給鞞之制似鞞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鞞卽鞞
也而名鞞給者鞞言其色給言其質玉藻注云緹赤黃之閒
色卽冠禮之鞞也說文鞞茅蒐染韋也一入口鞞卽爾雅釋
器之一染謂之鞞染于鞞則曰鞞染之帛則曰鞞說文鞞帛
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緹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鞞
制如楹缺四角玉藻云鞞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領
五寸爲華帶博二寸此鞞之形制也鞞弁服其色鞞鞞不得

與裳同以爵弁服緇裳緇爲三染。昧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之市，卽敝字。給卽給字，知給爲敝類也。冠禮注合韋爲之，解韋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爲之，而不名給。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敝。士無飾，但名爲給。本其質而言之也。昧給可名緇，敝而不得單名敝，可以單名給。士喪禮設給帶，注給帶者，昧給緇帶是也。詩小雅，臍被洛矣，云昧給有。夷謂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昧給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昧，給所以代韋也。今本韋誤草。一。下脫入字矣。衣裳者，士冠禮，緇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絨衣，緇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川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絺，載弁，俛俛，弁爵弁也。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絨。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黓，廣雅，黓黑也。黓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緇裳者，鄭注云，緇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緇，再入謂之類，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沈氏形儀禮小疏，緇淺類，纁淺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纁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纁者，士冠禮注元纁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釋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聶氏禮圖引張鑑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端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四朝服元冠纁帶纁褌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筮日筮尸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舉執事及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單壺疏注謂于土一也

單壺○上文高子執策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食園子執壺漿是也

○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為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

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

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疏出敢辱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木有不字者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

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

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

固辭注己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己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

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

身之己或解己為己然之己也注今己無有者謂已疏云今己無有者謂已

魯弗能願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

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注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

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

讓辭受皆以三爲數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昭公曰

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

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

疏禮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

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接檀弓秦穆使

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同故重耳

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

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

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

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爲君者而言

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

疏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無孰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爲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韋注昭公於是噉然而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哭注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噉高聲

也一曰大呼也从哭口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

何注云噉然哭聲

噉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為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噉然哭聲

貌義益切也○注噉然至自傷○說文曰噉噉也一曰噉

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噉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

聲也呼亦當作噉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

注哭聲克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管謂之噉

噉楚謂之噉咷廣雅釋言噉噉也太元竈雖毀不噉注噉不

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噉噉楚歌注服虔曰噉音叫呼之

叫是噉叫通噉為噉號故何以為哭聲經傳

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為哭聲貌也諸大夫皆哭注

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注菑周塿垣也所以分

別內外衛戚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唐石經諸本同○注

云猶言周師為塿塿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也小爾雅

廣言周而也說文土部塿庫垣也爾雅釋巨水潦所還塿

邱郭注謂丘邊有界塿水環繞之釋名擇宮室云垣援也人

所依阻以為垣塿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

皆謂匝繞之塿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

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菑漢書溝洫志瓠子歌

公羊義疏六十六

隳林竹兮榘石菑注石菑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菑立人以當埒垣故亦謂之菑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菑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菑如考工記輪人菑訓建輻弓人菑訓以鋸副折公羊傳以人爲菑漢書榘石菑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菑博立梟菑六爲菑其他若毛傳木立死曰菑漢書事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維廁漢大學石經以人爲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菑當作菑紹熙本作菑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韋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輪人注菑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菑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溝洫志注脩亦垂耳義與傳同皆樹立爲義○注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卽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江氏中釋義知新記云此卽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漢書張耳傳貫高等迺陸人拍人要之置廁側卽廁字廁側皆以幣爲席注幣車覆苓疏注則聲與菑古音皆在之部故通以幣爲席注幣車覆苓疏注車覆苓○舊疏云苓卽式也但車式以苓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樹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幣虎植大夫士鹿幣豹植是也孔氏音義云幣與詩淺幘禮然禛豨禛字聲訓並同說文巾部幣褻布也段注云旣夕禮玉藻少儀鄭

注公羊何注皆曰幣覆笮也按車覆笮與車笮是兩事車笮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笮說文之罷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笮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幣大雅曲禮之幘今周禮之復蓋於軾上者也車笮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笮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喪車犬視鹿視然視野視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幘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幣鹿幣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以素幘卽士喪禮之白狗幣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覆笮古無用繫布者許以繫布釋幣幣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笮之字也按此以鞶爲几疏說文革部鞶馬鞍具也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以鞶爲几疏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園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以遇禮相見注鄂木同釋文亦作以鞶闕監毛本作鞍非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疏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相見於郤地曰會泣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箇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箇一作側謂周圻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卽謂之鞍故管子山園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幣者車覆笮會盟有壇周爲圻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幣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春秋時齊侯信魯昭公以遇禮相

見取易略也。覲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廟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立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按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大夫國齊侯卒唁於外不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

書者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通

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按此本左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爲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

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爲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
爲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主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
也○輿上書次于揚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邲與在國同故云此
異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爲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

氏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
穀十月之戊辰當爲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爲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

疏

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

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
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

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注時宋公

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疏

注時未至錄之○穀

梁傳曰邠公也注邠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
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

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
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
欲襄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
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
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爲
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

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

疏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
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

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注爲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

公善其愛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爲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

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

成圍鄆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買爲此解杜從之也

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善近舊疏云正以隱四

年齊人伐杞取牟襄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
○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讎及偃外取邑而書時今
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

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擯也惟齊景為
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為已得特書其爵

皇清經解續編卷于二百五十四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六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三